

中華野史

卷一

前漢野史

【民國】蔡東藩



【民國】蔡東藩

中華野史

卷一

【前漢野史】





中華野史

原著 蔡東藩

主編 紀江紅

責任編輯 韓淑芳

裝幀設計 李呈修

出版發行 中國文史出版社

社址 北京西城区太平橋大街23號

印刷 北京市朝陽區科普印刷廠

開本 16開

規格 889 × 1194

印張 72

字數 900千字

印數 5000 (套)

版次 2002年8月第一版

印次 200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書號 ISBN 7-5034-1266-6/K·0870

定價 二百六十元 (全十卷)

前言

中华民族的历史，因其源远流长，丰富多彩，不仅成就了卷帙浩繁，体系精深的正史，更涌现了大量五色杂陈、良莠不齐的野史稗乘。它们比正史更真实、生动、详尽，对于封建统治者所竭力掩盖的种种丑恶事实，无耻行径给予了大胆的暴露，语言通俗易懂，活色生香，引人入胜，是人民群众历来最为喜爱的读物之一。故虽遭历朝统治阶级严查禁毁，仍然顽强地在民间偷偷流传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子孙继承的宝贵文化遗产。

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、仕大夫，因对王权统治者文过饰非、篡改历史的丑恶行径不满，在权威、正统的「正史」体系之外，暗中记录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，口口相传的佚事秘闻；对于权力斗争、宫廷阴谋、宫闱秽乱、骄奢淫逸等诸多统治者不欲外扬之「家丑」无所顾忌、酣畅淋漓地予以大胆揭露与详细描述。他们鄙视统治阶级冠冕堂皇、扭扭捏捏的虚伪丑态，真实反应了他们残暴、自私、无耻、冷酷的本性，令广大人民群众得以更清楚、更具体地了解到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内在原因与完整过程，具有独特的文化特点与阅读价值。

作者蔡东藩，字椿寿，浙江萧山山人，生于清光绪三年，未满二十岁即中秀才，清末以优贡生朝考中选，调江西以知县候补。蔡东藩酷爱史学，无论正史、野史、笔

记、实录……无不涉猎，尤于野史造指极深。不仅于历朝历代各种文体笔录烂熟于胸，更能对前人苦心积累诸般史料修谬补缺。蔡氏穷四十年专研历代野史之功所撰之《中华野史》，自秦至清，囊括中国二千多年朝代更迭，于『二十四史』等正史体系之外别成一家，蔚为大观，是中国自有史学以来成就最高的一位野史人家。这部大著亦成为中国全部野史类著述的最终总结之作。

囿于本书作者生活的时代局限性以及阶级局限性，本书存在着一些错误观点，如对于农民起义军的评价，对于某些帝王及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颂扬，以及关于『女祸』的封建落后认识等。望读者能本着批判的精神善加甄别。

编者

二〇〇二年七月

目次

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降真龙光韬泗水 斩大蛇夜走丰乡 | 一 |
| 第二回 | 戕县令刘邦发迹 杀郡守项梁举兵 | 六 |
| 第三回 | 破釜沉舟奋身杀敌 损兵折将畏罪乞降 | 一〇 |
| 第四回 | 智陈恢献计降宛城 愚胡亥遇弑毙离宫 | 一五 |
| 第五回 | 诛逆阉难延秦祚 坑降卒直入函关 | 一九 |
| 第六回 | 宴鸿门张樊保驾 焚秦宫关陕成墟 | 二四 |
| 第七回 | 烧栈道张良定谋 用秘计暗渡陈仓 | 二八 |
| 第八回 | 下河南陈平走謁 脱楚厄幸遇戚姬 | 三四 |
| 第九回 | 木罌渡军计擒魏豹 张良借箸智驳郢生 | 三九 |
| 第十回 | 纵反间范增致毙 入内帐潜夺军印 | 四三 |
| 第十一回 | 数罪陈言汉王中箭 划界鸿沟接眷修和 | 四八 |
| 第十二回 | 大将奇谋糜兵垓下 美人惨别走死江滨 | 五三 |
| 第十三回 | 即帝位汉主称尊 伪出游韩信受擒 | 五八 |
| 第十四回 | 议废立周昌争储 戮功臣吕后弄计 | 六二 |
| 第十五回 | 折雄狐片言杜祸 看人藐少主惊心 | 六八 |
| 第十六回 | 易幼主诸吕加封 被不祥吕后病死 | 七四 |
| 第十七回 | 雙二美承欢宣淫 废许后飞燕荣封 | 七八 |
| 第十八回 | 毙帝儿成帝绝嗣 好断袖董贤邀宠 | 八三 |
| 第十九回 | 献白雉罔上居功 惊赤血杀儿构狱 | 八九 |
| 第二十回 | 窃国权王莽弑帝 投御玺元后覆宗 | 九四 |

第一回 降真龙光耀泗水 斩大蛇夜走丰乡

皇有皇猷，帝有帝德，史家推论史事，首推三皇五帝。其实三皇五帝的本身，并未尝自称为皇，自称为帝，后人因他首出御宇，创造文明，把一个浑浑沌沌的世界，化成了雍雍肃肃的国家，真是皇猷不显，帝德无垠，所以格外推崇，因把皇帝帝字的徽号，加将上去。到了夏商周三朝，若大禹，若成汤，若周文武，统是有道明君，他却恐未及古人，不敢称皇道帝，但降号为王罢了。及东周已衰，西秦崛起，暴如嬴政，凭借了祖宗遗业，招揽关陇间数十百万壮丁，横行海内，蚕食鲸吞，今日灭这国，明日灭那国，好容易把九州版图，一古脑儿聚为己有，便自以为震古铄今，无人可及，遂将三皇的皇字，五帝的帝字，合成一个名词，叫做皇帝。始皇在位三十七年，惟就并吞六国，自称皇帝时算起，只有一十二年。始皇死时，年正五十，一代暴主，就此了结。公子胡亥由赵高阴谋扶持继位，是为二世。

至秦二世元年九月，沛县地方，有个丰乡阳里村，出了一位真命天子，起兵靖乱，即后来的汉朝高祖皇帝，姓刘名邦字季。刘媪生二子，长名伯，次名仲，伯仲生时，无甚奇异，到了第三次怀孕，却与前一胎不同。相传刘媪有事外出，路过大泽，自觉脚力过劳，暂就堤上小坐，闭目养神，似寐非寐，蓦然见她久出未归，免不得自去追寻。刚要出门，天上忽然昏黑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太公越觉着急，忙携带雨具，三脚两步，趋至大泽。遥见堤上睡着一人，好似自己的妻房，但半空中有云雾罩住，回环浮动，隐约露出鳞甲，像有蛟龙往来。当下疑惧交乘，又复停住脚步，不敢近前。俄而云收雾散，天日复明，方敢前往审视，果然是妻室刘媪，欠伸欲起，状态朦胧，到此不能不问。偏刘媪似无知觉，待至太公问了数声，方睁眼四顾，开口称奇。太公又问她曾否受惊。刘媪答道：「我在此休息，忽见神人下降，遂至惊惶，此后未知何状。今始醒来，才知乃是一梦。」太公复述及雷电蛟龙等状，刘媪全然不知，好一歇神气复原，乃与太公俱归。

不意从此得孕，过了十月，竟生一男。长颈高鼻，左股有七十二黑痣。太公知为英物，取名为邦，因





他排行最小，就以季为字。太公家世业农，承前启后，无非是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获等事。伯仲二子，亦就农业，随父营生。独刘邦年渐长大，不喜耕稼，专好浪游。太公屢戒勿悛，只好听他自由。惟伯仲娶妻以后，伯妻素性怪吝，见邦身长七尺八寸，正是一个壮丁，奈何勤吃懒做，坐耗家产，心中既生厌恨，口中不免怨言。太公稍有所闻，索性分析产业，使伯仲挈眷异居。邦尚未娶妻，仍然随着父母。

但邦至弱冠后，非真绝无知识，也想在人间做些事业，幸喜交游渐广，有几人替他谋划，教他学习吏事。他一学便能，不多时便得一差，充当泗上亭长。亭长职务，掌判断里人狱讼，遇有大事，乃详报县中，因此与一班县吏，互相往来。最莫逆的就是沛县功曹，姓萧名何，与邦同乡，熟谙法律。次为曹参夏侯婴诸人，每过泗上，邦必邀他饮酒，畅谈肺腑，脱略形骸。萧何为县吏翘楚，尤相关切，就使刘邦有过误等情，亦必代为转圜，不使得罪。

会邦奉了县委，西赴咸阳，县吏各送饯仪，统是当百钱三枚，何独馈五枚。及邦既入咸阳城，办半公事，就在都中闲逛数日。但见城阙巍峨，市廛辐辏，车马冠盖，络绎道旁，已觉得眼界一新，油然而生感。是时始皇尚未逝世，坐了銮驾，巡行都中。邦得在旁遥观，端的是声灵赫濯，冠冕堂皇，至御驾经过，邦犹徘徊瞻望，喟然叹息道：「太丈夫原当如是哩！」

既而出都东下，回县销差，仍去做泗上亭长。约莫过了好几年，邦年已及壮了，壮犹无室，免不得怅及嫫居。况邦原是好色，怎能忍耐得住？好在平时得了微俸，除沽酒外，尚有少许余蓄，遂向娼寮中寻花问柳，聊做那蜂蝶勾当。里人岂无好女？只因邦向未无赖，不愿与婚。邦亦并不求偶，还是混迹平康，随我所欲，费了一些缠头资，倒省了多少养妇钱。

会由萧何等到来晤谈，述及单父县中，来了一位吕公，与县令素未友善。此次避仇到此，挈有家眷，县令顾全友谊，令在城中居住，凡为县吏，应出资相贺云云。邦即答道：「贵客尊临，应该重贺，邦定当如约。」说毕，大笑不止。何亦未知邦怀何意，匆匆别去。越日，邦践约进城，访得吕公住处，昂然径入。萧何已在厅中，替吕公收受贺仪，一见刘邦到来，便宣告诸人道：「贺礼不满千钱，须坐堂下！」刘邦听

着，就取出名刺，上书贺钱盈万，因即缴进。当有人持刺入报，吕公接过去一阅，见他贺礼独丰，格外惊讶，便亲自出迎，延令上坐。端详了好一会，见他日角斗胸，龟背龙股，与常人大不相同，不由的敬礼交加，特别优待。甚何料邦乏钱，从旁揶揄道：「刘季专好大言，恐无实事。」吕公明明听见，仍不改容，待至酒肴已备，竟请邦坐首位。邦并不推让，居然登席，充作第一位嘉宾。大众依次坐下，邦当然豪饮，举杯痛喝，兴致勃勃。到了酒阑席散，客俱告辞，吕公独欲留邦，举目示意。邦不名一钱，也不加忧，反因吕公有款留意，安然坐着。吕公既送客出门，即入语刘邦道：「我少时即喜相人，状貌奇异，无一如季，敢问季已娶妇否？」邦答称尚未。吕公道：「我有小女，愿奉箕帚，请季勿嫌。」邦听了此言，真是喜从天降，乐得应诺。当即翻身下拜，行舅甥礼，并约期亲迎，欢然辞去。吕公入告妻室，已将娥媯许配刘季。娥媯即吕女小字，单名为姪。吕媪闻言动怒道：「君谓此儿生有贵相，必配贵人，为何无端许与刘季？难道刘季便是贵人么？」吕公道：「这事非儿女子所能知，我自智慧，断不致误！」吕媪尚有烦言，毕竟妇人势力，不及乃夫，只好听从吕公备办妆奁，等候吉期。转瞬间吉期已届，刘邦着了礼服，自来迎妇。吕公即命女媵装束齐整，送上彩舆，随邦同去。邦回转家门，讶女下舆，行过了交拜礼，谒过太公刘媪，便引入洞房。揭中窥女，却是仪容秀丽，丰采逼人，顿时惹动情肠，就携了吕女玉手，同上阳台，龙凤谐欢，熊黑叶梦。过了数年，竟生了一子一女。

只刘邦得配吕女，虽然相亲相爱，备极绸缪，但他是登徒子一流人物，怎能遂不二色？况从前在酒色场中，时常厮混，免不了藕断丝连，又去闲逛。凑巧得了一个小家碧玉，楚楚动人，询明姓氏，乃系曹家女子，彼此叙谈数次，竟弄得郎有情，女有意，合成一场露水缘，她却比吕女怀奸，还要赶早数月，及时分娩，就得一男。里人多知曹女为刘邦外妇，邦亦并不讳言，只瞒着一个正妻吕媵，不使与闻。待吕氏生下二子一女，曹女尚留住母家，由邦给资贍养，因此家中只居吕妇，不居曹妾。

二世元年，秦廷颁诏，令各郡县遣送罪徒，西至骊山，添筑始皇陵墓。沛县令奉到诏书，便发出罪犯若干名，使邦押送前行。邦不好怠玩，就至县中带回犯人，向西出发。一出县境，便逃走了好几名，再前



行数十里，又有好几个不见，到晚间投宿逆旅，翌晨起来，又失去数人。邦子然一身，既不便追赶，又不能禁压，自觉没法处置，一路走，一路想，到了丰乡西面的大泽中，索性停住行踪，不愿再进。泽中有亭，亭内有人卖酒，邦嗜酒如命，怎肯不饮，况胸中方愁烦得很，正要借那黄汤，灌洗块垒，当即就地坐下，并令大众都且休息，自己呼酒痛饮，直喝到红日西沉，尚未动身。

既而酒兴勃发，竟抽身语众道：「君等若至骊山，必充苦役，看来终难免一死，不得还乡，我今一概释放，给汝生路，可好么？」大众巴不得有此一着，听了邦言，真是感激涕零，称谢不置。邦一一解缚，挥手使去，众又恐刘邦得罪，便问邦道：「公不忍我等送死，慨然释放，此恩此德，誓不忘怀，但公将如何回县销差？敢乞明示。」邦大笑道：「君等皆去，我也只好远扬了，难道还去报县，寻死不成？」道言至此，有壮士十数人，齐声语邦道：「如刘公这般大德，我数人情愿相从，共同保卫，不敢轻弃。」邦乃申说道：「去也听汝，从也听汝。」于是十数人留住不行，余皆向邦拜谢，踊跃而去。

邦乘着酒兴，戴月夜行，壮士十余人，前后相从。因恐被县中知悉，不敢履行正道，但从泽中觅得小径，鱼贯而前。小径中最多荆棘，又有泥洼，更兼夜色昏黄，不便急走。邦又醉眼模糊，慢慢儿的走将过去，忽听前面哗声大作，不禁动了疑心。正要呼问底细，那前行的已经转来，报称大蛇当道，长约数丈，不如再还原路，另就别途。邦不待说毕，便勃然道：「咄！壮士行路，岂畏蛇虫？」说着，独冒险前进。才行数十步，果见有大蛇横架泽中，全然不避，邦拔剑在手，走近蛇旁，手起剑落，把蛇劈作两段。复用剑拨开死蛇，辟一去路，安然趋过。行约数里，忽觉酒气上涌，竟至昏倦，就择一僻静地方，坐下打盹，甚且卧倒地上，梦游黑甜乡。待至醒悟，已是鸡声连唱，天色黎明。

适有一人前来，也是丰乡人氏，认识刘邦，便与语道：「怪极！怪极！」邦问为何事？那人道：「我适遇着一个老姬，在彼处野哭，我问他何故生悲？老姬谓人杀我子，怎得不哭？我又问他子何故被杀，老姬用手指着路旁死蛇，又向我呜咽说着，谓我子系白帝子，化蛇当道，今被赤帝子斩死，言讫又泪下不止。我想老姬莫非疯癫，把死蛇当做儿子，因欲将她答辱，不意我手来动，老姬已经不见。这岂不是一件

中华野史

卷一 前汉野史

怪事？一邦默然不答，暗思蛇为我杀，如何有白帝赤帝等名目，语虽近诞，总非无因，将来必有征验，莫非我真要做皇帝么？想到此处，又惊又喜，那来人还道他酒醉未醒，不与再言，掉头径去。邦亦不复回乡，自与十余壮士，趋入芒砀二山间，蜃居避祸去了。



第二回 戕县令刘邦发迹 杀郡守项梁举兵

芒碭二山，本来是幽僻的地方，峰回路转，谷窈林冥。刘邦与壮士十余人，寄身此地，无非为避祸起见，并恐被人侦悉，随处迁移，踪迹无定。偏有一妇人带着子女，前来寻邦，好像河东熟路，一寻就着。邦瞧将过去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妻室吕氏。夫妻父子，至此聚首，正是梦想不到的事情。邦惊问原委，吕氏道：「君背父母，弃妻孥，潜身岩谷，只能瞒过别人，怎能瞒妾？」邦闻言益惊，越要详问。吕氏道：「不瞒君说，无论君避在何地，上面总有云气盖着，妾善望云气，所以知君下落，特地寻来。」邦欣然道：「有这等事么？我闻始皇常言，东南有天子气，所以连番出巡，意欲厌胜，莫非始皇今死，王气犹存，我刘邦独能当此么？」吕氏道：「苦尽甘来，安知必无此事。但今日是甘尚未回，苦楚已吃得够了。」

邦已会晤妻孥，免得忆家，索性在芒碭山中，寻一幽谷，作为家居。

且说陈胜起兵蕲州，传檄四方，东南各郡县，往往戕杀守令，起应陈胜。沛县与蕲县相近，县令恐为胜所攻，亦欲举城降胜。萧何曹参献议道：「君为秦吏，奈何降胜？且恐人心不服，反致激变，不若招集逃亡，收得数百人，便可压制大众，保守城池。」县令依议，乃遣人四出招徕。萧何又进告县令，谓刘季具有豪气，足为公辅，若赦罪召还，必当感激图报。县令也以为然，遂使樊哙往召刘邦。哙亦沛人，素有膂力，家无恒产，专靠着屠狗一业，当作生涯，娶妻吕媪，就是吕公的少女，吕雉的胞妹。县令因他与邦有亲，故叫他召邦。果然哙已知邦住处，竟至芒碭山中，与邦相见，具述沛令情意。邦在山中已八九月，收纳壮士，约有百人，既闻沛令相招，便带领家属徒众，与哙同诣沛县。

行至中途，暮见萧何曹参，狼狽前来。当即惊问来意，萧曹二人齐声道：「前请县令召公，原期待公举事，不意县令忽有悔意，竟疑我等召公前来，将有他变，特下令闭守城门，将要诛我两人，亏得我两人闻风先逃，逾城而出，尚得苟延生命。现只有速图良策，保我家眷了。」邦笑道：「承蒙两公不弃，屢次照拂，我怎得不思报答？幸部众已有百人，且到城下察看形势，再作计较。」萧曹二人，遂与邦复返，同至沛县城下。城门尚是关着，无从闯入。萧何道：「城中百姓，未必尽服县令，不若先投书函，叫他开

令自立，免受秦毒。可惜城门未开，无法投递，这却如何是好？」刘邦道：「这有何难？请君速即缮书，我自有法投入。」萧何听着，急忙草就一书，递与刘邦。邦见上面写着道：

天下苦秦久矣！今沛县父老，虽为沛令守城，然诸侯并起，必且屠沛。为诸父老计，不若共诛沛令，改择子弟可立者以应诸侯，则家室可完！不然，父子俱屠无益也。

邦约略阅过，便道：「写得甚好！」便将书加封，即把书函系诸箭上，用弓搭着，嗖的一声，已将箭千射至城上。城上守卒，见箭上有书，取过一阅，却是语语有理，便下城商诸父老。父老一体赞成，竟率子弟们攻入县署，立把县令杀死，然后大开城门，迎邦入城。

邦仍然推辞，诸父老同声说道：「平生素闻刘季奇异，必当大贵，且我等已向过下，莫如季为最吉，望勿固辞！」邦还想让与别人，偏大众俱不敢当，只好毅然自任，应允下去。众乃共立刘邦为沛公。

九月初吉，邦就沛公职，祠黄帝，祭蚩尤，弄牲衅鼓，特制赤旗赤帜，张挂城中。他因前时斩蛇，老姬夜哭，有赤帝子斩白帝子语，故旗帜概尚赤色。即授萧何为丞，曹参为中涓，樊哙为舍人，夏侯婴为太仆，任敖等为门客。部署既定，方议出兵。哙与婴正拟进攻，忽接到沛公命令，乃是刘媪去世，宜办理丧葬，未遑治兵，因召二人还守丰乡。二人不好违命，只得率众还丰。沛公至丰治丧，暂将军事搁起。那故楚会稽郡境内，又出了项家叔侄，戕吏起事，集得子弟八千人，横行吴中。

项梁本下相县人，即楚将项燕子，燕为秦将王翦所围，兵败自杀。楚亦随亡。梁既遭国难，复念父仇，常思起兵报复，只因秦方强盛，自恨手无寸铁，不能如愿。有侄名籍，表字子羽，少年丧父，依梁为生。梁令籍学书，历年无成，改令学剑，仍复无成。梁不禁大怒，呵叱交加，籍答道：「学书有甚么大用？不过自记姓名。学剑虽稍足护身，也只能敌得一人。一人敌何如万人敌，籍愿学万人敌呢！」梁听了籍言，怒气渐平，方语籍道：「汝有此志，我便教汝兵法。」籍情愿受教。梁祖世为楚将，受封项地，故以项为姓。家中虽遭丧乱，尚有祖传遗书，未曾毁灭，遂一律取出，教籍阅读。籍生性粗莽，展卷时却很留心，渐渐的倦怠起来，不肯研究，所以兵法大意，略有所知，终未能穷极底蕴。梁知他的本性难移，听



他蹉跎过去。

既而梁为仇家所讦，株连成狱，被系栎阳县中。幸与蕪县狱掾曹无咎，素相认识，作书请托，得无咎书，投递狱掾司马欣，替梁缓颊，梁才得减罪，出狱还家。惟梁是将门遗种，怎肯受人构陷，委屈了事？冤冤相凑，那仇人被梁逼着，由梁与他评论曲直，仇人未肯认过，惹起梁一番郁愤，竟把仇人拳打足踢，毆死方休。一场大祸，又复闹出，自恐杀人坐罪，为吏所捕，不得已带同项籍，避居吴中。吴中士大夫，未知项梁来历，梁亦隐姓埋名，伪造氏族，出与士大夫交际，遇事能断，见义必为，竟得吴人信从，相率悦服。每遇地方兴办大工，及蒙家丧葬等事，辄请梁为主动。梁约束徒众，派拨役夫，俱能井井有条，差不多与行军相似，吴人服他见识，愿听指挥。

当秦始皇东巡时，渡浙江，游会稽，梁与籍随着大众，往看銮驾。大众都盛称天子威仪，一时无两，独籍指语叔父道：「他虽然是个皇帝，据侄儿看来，却可取得，由我代为呢！」梁闻言大惊，忙举手掩住籍口道：「休得胡言，倘被听见，罪及三族了！」籍才不复说，与梁同归。时籍年已逾冠，身長八尺，悍目重瞳，力能扛鼎，气可拔山，所有三吴少年，无一能与籍比勇，个个弹籍。梁见籍气力过人，也料他不在于人下，因此阴蓄大志，潜养死士数十人，私铸兵器，静待时机。

到了陈胜发难，东南扰攘，梁正思起应，忽由会稽郡守殷通，差人前来，召梁入议。且引入密室，低声与语道：「蕪陈失守，江西皆叛，看来是天意亡秦，不可禁止了。我闻先发制人，后发为人所制，意欲乘机起事，君意以为何如？」这一席话，正中项梁心坎，便即笑颜相答，一力赞成。殷通又道：「行兵须先择将，当今将才，宜莫如君。还有勇士桓楚，也是一条好汉，可惜他犯罪逃去，不在此地。」梁答道：「桓楚在逃，他人都无从探悉，惟侄儿项籍，颇知楚住处。若召楚前来，更得一助，事无不成了！」即起身告辞，径回家中，私下与籍计议多时，籍一一领教。

翌日早起，梁令籍装束停当，暗藏利剑，随同前往。既至郡衙，即囑籍静候门外，待宣乃入。并申诚道：「毋得有误！」籍唯唯如命。梁即入见郡守殷通，报称侄儿已到，听候公命。殷通道：「现在何

处？」梁答道：「籍在门外，非得公命，不敢擅入。」殷通闻言，忙呼左右召籍。籍在外忙候传呼，一闻内召，便趋步入门，直至殷通座前。通见籍躯干雄伟，状貌粗豪，不由的喜欢得很，便向梁说道：「好一位壮士，真不愧项君令侄。」梁微笑道：「一介蠢夫，何足过矣。」殷通乃命籍往召桓楚，梁在旁语籍道：「好行动了。」口中说着，眼中向籍一瞅。籍即拔出怀中藏剑，抢前一步，向通砍去，首随剑落，尸身倒地。

梁俯检尸身，取得印绶，悬诸腰间。复将通首级拾起，提在手中，与项籍一同出来。众四散奔逃，不留一人。府中文吏，越觉心慌，统在别室中躲着，不敢出头。还是项梁自去找寻，叫他无恐，尽至外衙议事。于是陆续趋出，战兢兢的到了梁前。梁婉言晓喻，无非说是秦朝暴虐，郡守贪横，所以用计除好，改图大事。众人统皆惊惶，怎敢说一个不字，只好随声应诺，暂保目前。梁又召集城中父老，申说大意，父老等不敢反抗，同声应命。

全城已定，派吏任事。梁自为将军，兼会稽郡守，籍为偏将，遍贴文告，招募兵勇。籍年方二十有四，做了八千子弟的首领，越显出一种威风。他表字叫做子羽，因嫌双名累坠，减去一字，独留羽字，自己呼为项羽，别人亦叫他项羽。

项梁带领部众，仗着一股锐气，与秦兵交锋，胜仗连连。忽由沛公刘邦，到来乞师。沛公前居母丧，按兵未动，后遭人暗算失丰乡，张良出计，使沛公往梁处乞师。梁与沛公本不相识，两下晤谈，见沛公英姿豪爽，却也格外敬礼，慨然借兵五千，使随沛公同行。沛公得项军相助，复得丰乡。

梁又从范增计，立流落民间的楚怀王孙心为楚王，仍号楚怀王。又立韩成为韩王。从此山东六国，并皆规复，暴秦号令，已不能远及。



第三回 破釜沉舟奋身杀敌 损兵折将畏罪乞降

秦二世宠信赵高，不亲政务，及四方乱起，警报频闻，却不向赵高归罪，但去责成丞相李斯。赵高又趁机陷害李斯，致使李斯备受五刑，并诛三族。赵高遂得代斯后任，做了一个中丞相，凡举国大事，都归他一人包揽，二世似傀儡一般，毫无主权。高因祸乱日亟，特致书章邯，责成平盗。章邯勇猛异常，先破楚营，杀项梁，又将赵将陈余打败。

赵将陈余，自为秦军所败，不敢与秦争锋，惟征集常山兵数万人，屯驻巨鹿城北，虚张声势。秦兵得王离为助，餉足兵多，急攻巨鹿。巨鹿城内，日夜不安，守兵逐日伤亡，粮草又逐日减少，急得赵相张耳，焦灼异常，屡使人缒城夜出，往促陈余进战。余只畏战不进，耳越加惶急，又使张廉陈泽二将，往责陈余，传述已言道：「耳本与君为刎颈交，誓同生死，今王与耳困坐围城，朝不保暮，所望惟君，君乃拥兵数万，不肯相救，岂非有负前盟！如果诚心践约，何不亟赴秦军，拼同一死！死中或可求生，十分危险中，未必无一二分侥幸，请君细思。」陈余喟然道：「我非不欲相救，但兵力未足，冒昧前进，有败无胜，有亡无存，且余所以不敢轻死，实欲为赵王张君，破秦报怨，今若同去拼死，譬如举肉喂虎，有何益处！」张廉陈泽道：「事已万急，总须誓死全信，后事也无暇顾虑了。」余又道：「据我意见，同死终归无益，两君必欲尽忠，何勿先去一试？」廉泽齐声道：「公如拨兵相助，虽死何辞！」余乃拨兵五千人，使随二人进战。廉泽也嫌兵少，因未便申请，就把死生置诸度外，引着五千兵士，径向秦营杀去。秦军开壁与战，拥出千军万马，来斗廉泽，廉泽虽拼命力争，怎奈秦兵越来越多，部兵越斗越少，终落得全军覆没，一并归阴。

秦兵益振，巨鹿益危。燕齐诸国，为了赵使一再乞援，各派兵赴救。张耳求救，也从代郡招兵万余，入援巨鹿。惟皆惮秦兵威，只远远的驻扎兵马，未敢轻试。陈余也自然加忧，因闻楚兵已发，多日不至，乃更使人敦促，直至项羽营中。羽正拟进兵，复得英布蒲将军兵报，前驱尚称得利，惟请后军接应等语，羽遂与赵使约定军期，先使归报，一面驱动大队，悉数渡河。既至对岸，便下令沉船，破釜，烧庐舍，

但令军士持三日粮，与秦兵决一死战，不求生还。将士等到了绝地，也晓得有进无退，个个怀着必死的念头，向前驰去。

秦将王离等，听得楚军远来，竟敢进战，也料他有些胆力，不敢轻视，且又接得败兵回报，具述楚将厉害，于是调动兵马，自往接仗，留他将涉向围城，命裨将苏角守住甬道，放心大胆，去敌楚军。离城仅及里许，已碰着楚军前队，慌忙布阵，哪知前队的统帅，就是项羽，举槊一扬，楚将楚兵，便向秦阵拥入。羽亦跃马入阵，王离麾兵拦截，俱被杀退。再加羽一杆长槊，神出鬼没，不可捉摸，秦阵里面，只见他一道槊影，七上八下，截倒人马无数。离料不可当，回马便退，羽步步进逼，不肯少缓。惹得王离性起，仗着人多势旺，翻身再战，偏项羽越战越勇，余外将士，亦越斗越奋，直杀到山摇地动，天日无光。离三进三却，只好奔回本营。

章邯见王离战败，亲来援应，再与楚军对垒。这时候的各国援军，统在自己营中，踞壁观战。遥见秦楚两方的将士，渐渐接近，秦兵甲仗整齐，人马雄壮，差不多如泰山一般，聚成一堆。楚军是衣服简陋，步伐粗疏，三三五五，各自成队，也没有甚么阵式，但向秦垒中冲来。各国将士，还道楚军没有纪律，一味蛮触，必败无疑，哪知项羽是杀星下降，但令兵士向前奋斗，不管甚么形式。况且楚兵不多，比秦兵要少一半，若要将对将，兵对兵，配搭均匀，方好动手，简直是不够分派，只好罢休。所以羽申令将士，使他各自为战，不必相顾，违令立斩。一班楚军，统是拚着性命，上前争杀，一当十，十当百，呼声动天地，怒气冲斗牛。不但秦兵在场交手，挡不住这种劲敌，吓得胆战心惊，就是壁上旁观的将士，也不禁目瞪口呆，不寒自栗。章邯此次见楚军越加厉害，料难久持，连忙引兵退下，十成中已丧失了三五成。项羽见章邯退去，才令部下营休息，到了夜间，仍然严装待着。

好容易过了一宵，令军士饱食干粮，再行进攻。羽且下令道：「今日若不扫尽秦兵，粮要绝了，彼死我活，就在今日，大众务要努力！」众将士齐称得令，就从营中拥出，直奔秦军。秦将章邯，不得已再来接战，这次交锋，邯亦鼓励将士，誓决雌雄。无如部下已经胆落，任你章邯如何激励，总是不能敌楚。章

